

唐浩明评点版

貳

大清名相
曾國藩

虎步维艰



唐浩明 著

唐浩明评点版



大清名相

曾國藩

虎步维艰

唐浩明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名相曾国藩. 2, 虎步维艰 / 唐浩明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

ISBN 978-7-5502-6920-0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21431号

大清名相曾国藩. 2, 虎步维艰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特约编辑: 黎靖
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
版式设计: 杨祎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920-0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【目录】

- 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，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/ 001
- 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/ 008
- 三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，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/ 012
- 四 三国周郎赤壁畔，美人名士结良缘 / 015
- 五 从蕲州到富池镇，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/ 030
- 六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/ 037
- 七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/ 041
- 八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/ 044

第一章 田镇大捷

- 一 浔阳楼上，翼王挥毫题诗 / 060
- 二 水陆受挫，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/ 067
- 三 水师被肢解，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/ 071
- 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，
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/ 076
- 五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/ 084
- 六 塔死罗走，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/ 087
- 七 樟树镇受辱，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/ 092
- 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/ 100
- 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/ 107
- 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，哪容世界有奇材 / 112
- 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/ 119

第二章 江西受困

第三章 进军皖中

- 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：
岐黄可医身病，黄老可医心病 / 127
- 二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，
终于大彻大悟 / 137
- 三 敬胜怠，义胜欲；知其雄，守其雌 / 142
- 四 巴河舟中，曾国藩向湘军将领密授进军皖中之计 / 151
- 五 东王显灵 / 159
- 六 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 / 163
- 七 曾国华死而复生，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/ 169
- 八 李鸿章给恩师献上皖省八府五州详图 / 177

第四章 总督两江

- 一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/ 187
- 二 江南大营溃败后，左宗棠乘时而起 / 194
- 三 想起历史上的权臣手腕，曾国藩不给肃顺写信感恩 / 198
- 四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/ 203
- 五 纹枰对弈，康福赢了韦俊 / 207
- 六 施七爹坏了总督大人的兴头 / 217
- 七 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/ 221
- 八 曾国藩卜卦问吉凶 / 225
- 九 李鸿章一个小点子，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/ 228



第五章
强围安庆



- 一 围魏救赵 / 235
- 二 调和多鲍 / 244
- 三 夜袭黄州府 / 248
- 四 上了洋人的大当 / 254
- 五 左宗棠宴客退敌 / 262
- 六 荒郊古寺遇逸才 / 268
- 七 血浸集贤关 / 275

第一章 田镇大捷

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，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

由于岳州和武昌、汉阳的攻克，湘勇的大小头目都升了官。胡林翼升为湖北按察使，罗泽南升为浙江宁绍台道，彭玉麟升为广东惠潮嘉道，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，鲍超擢参将，李元度、李续宾、王鑫等营官及郭嵩焘、刘蓉、陈士杰等幕僚都有迁升。唯独救了曾国藩命的康福没有得到一官半职，大家都从心里佩服曾国藩不以公职报私恩的品德。绝大部分勇丁都在进入这几个城镇的头几天里，抢足了金银财宝。除上缴部分给什长、哨长和营官外，其余的便自己留下，托人辗转送回家去。又是升官，又是发财，算是真正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，湘勇士气高涨，渴望着早日离武昌去打江宁。都说长毛把江宁建成了小天堂，那里金银如海、财货如山，弄得湘勇个个垂涎欲滴，夜夜做着买田起屋、娶亲讨小、衣锦还乡的美梦。太平天国西征军在蕪州至田家镇一带重兵防守，欲与湘勇决一死战的消息，很快传到湘勇大营。曾国藩与胡林翼、罗泽南、塔齐布、彭玉麟、杨载福等反复计议三路进军的决策和具体细节。

这天中午，彭毓橘带领亲兵抬了一个大木箱进来报告：“一百把腰刀已打好，请大人过目。”亲兵撬开木箱，从中取出一把来。曾国藩见腰刀果然打造得精美，熟铁皮制就的刀鞘上，用铜钉钉出一朵朵云形花纹，铜钉锃亮，如同黄金般闪光；刀把上镶嵌着墨绿色南阳玉。曾国藩将刀抽出，立时便有一道寒光扑面而来，刀刃锋利，手不敢试。刀面正中端端正正刻着“殄灭丑类，

尽忠王事”八个大字，旁边是一行小楷：“涤生曾国藩赠”，边上另有几个小字，那是编号。曾国藩一连看了几把，把把如此。他很满意，吩咐将木箱抬进里屋。

【唐浩明评点：曾氏虽失去了署理湖北巡抚，却也得到了一个兵部侍郎衔。这当然也是一个虚的，既不可能在兵部拥有现任侍郎的权力，更不可能凭着这个头衔去号令地方，只是相对于前面的“三品顶戴”而言，算是提高了一步。曾氏尽管心中不甚快慰，但毕竟朝廷还是奖赏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武昌、汉阳两城的攻下，使湘军士气大涨，军心大固，从上到下跃跃欲试要夺取更大的胜利。对于军事统领来说，这份成就感是不需要什么奖赏来评估的，何况这个时候的曾氏也通过此仗而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大大提高。拿下江宁，收复江南半壁河山建不世之功的信心很可能就萌生在此时。对这个前景的憧憬，一定会远远超过暂失巡抚的不快。这可以从他积极部署三路人马，水陆同时进军下游的行动中看出来。】

湘勇官兵打仗立了功，可以按朝廷规定升官晋级，这是出自天恩。曾国藩想，还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个人对部属的奖励和赏识。用什么方式呢？过多地发赏银，他觉得有违于自己“不怕死，不要钱”的宣言；拜把结兄弟，这是山大王的行为，他又鄙夷不屑为。曾国藩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赠送腰刀这个好主意。武职不用讲了，即使是文职，既然在军营效力，就要有尚武精神。以个人名义赠送一把腰刀，既表达了自己与对方的特殊感情，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。第一批受刀者，人数要少，仪式要安排得异常隆重，使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。这把亲赠的腰刀，今后要成为湘勇官兵人人企望的最高奖赏。

次日下午，秋阳灿烂，湖北巡抚衙门头进二进两栋房屋之间宽阔土坪上，聚集着近四百名湘勇哨长以上的军官。他们一律按朝廷所授的官衔品级穿着蟒服，前后缀着补子。这些哨长以上的军官，无论授文职还是授武职，品级都不高，大部分在七品以下，黑底补子上五彩金线绣的多为鸂鶒、鹤鹑、练雀、犀牛、海马等，伞形红缨帽上戴的是起花或镂花金顶，插的是用鸚尾制的蓝翎。一簇簇新的衣帽，加上耀眼的刺绣和闪光的翎顶，真个是花团锦簇，美不胜收。湘勇这批军官，大半出身书生，少部分来自无业游民和乡下

作田人。不久前还是毫无功名的寒士细民，今日一旦穿着日思夜想的官服，个个脸上流光溢彩，无异步入洞房时的新郎。不过，他们不明白，今天并非喜庆节日，为何要如此隆重对待？

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亲兵高喊：“曾大人到！”

土坪上叽叽喳喳的声音顿时停息，全体军官一律挺直腰板，翘首肃立。只见曾国藩从二进厅堂里迈着稳重的步履，威严地走出来。这批跟随曾国藩近两年之久的湘勇军官们，此刻第一次看到他身着朝服出现。昨天，曾国藩拜发了给皇上的《陈明服阙日期折》，报告三年（实际上只有二十七个月）守制期满，从明天起释服。今天，曾国藩头戴装有起花珊瑚红顶帽，身穿石青四爪九蟒袍服，缀着绀色丝绣锦鸡补子，束一根金方玉版中嵌红宝石腰带，脚登粉底黑缎朝靴，显得格外高贵庄重。身后跟着穿三品文官服的胡林翼、一品武官服的塔齐布、四品文官服的罗泽南、彭玉麟和二品武官服的杨载福。土坪上的军官们心里猜测，今天一定有非常喜事。

曾国藩站在屋檐下高出地面三四尺的台阶上，用他特有的尖利目光，打量台阶下这批新着官服的军官们。荆七搬出一把虎皮交椅放在他的身后。曾国藩皱了下眉头，挥手叫他搬走。他轻轻地咳了一声，然后提高嗓门，用洪亮的湘乡官话说：“诸位，本部堂奉皇上之命，受父老之托，训练乡勇，讨伐叛逆，已近两载。上赖皇上如天之福，下靠将士忠愤之心，虽经百端挫折，又遭岳州、靖港之败，然我湘勇非但没有压垮，反而愈战愈强。湘潭胜仗、岳州胜仗，使我们在家乡赢得英名。现在我们又攻克武昌、汉阳，更是威镇寰宇。这是我们全体湘勇将士的光荣。”

说到这里，曾国藩灼灼逼人的目光将所有军官又横扫了一眼，见他们个个神采焕发，又兴奋地说下去：“今天，各位都已荷蒙酬庸，升官晋级，有的已成为朝廷命官，有的正候补待缺，不久就可以授予实职。总之，都已解褐释布。不仅为自己，也为列祖列宗、为妻子儿女争得了风光荣耀。这些靠何而来？除靠皇上的格外施恩外，靠的是全体将士服从命令、精诚团结、勇猛刚强、百折不屈的精神。本部堂以为，这十六个字，便是我们湘勇的精神。本部堂最看重的就是这种精神，战果尚在其次。要彻底剪灭长毛，光复江宁，就要靠发扬光大这种精神。为此，特举办今天的授奖大会。”

湘勇军官们这才知道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集会的目的。统帅要授什么奖

呢？授给哪些人呢？就像盯着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，全体军官怀着极大的兴致注视曾国藩。这时，彭毓橘指挥两个勇丁抬着一个木箱出来。勇丁解开绳索，揭开盖板，顿时，台阶上一片光亮。站在前面的军官们禁不住诱惑，纷纷伸头探脑，有的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什么，不时发出啧啧声。彭毓橘从木箱里拿出一把腰刀来，近四百双眼睛一齐集中到这把腰刀上。曾国藩神情凛冽地说：“本部堂新近在武昌打造了五十把上等腰刀。每把腰刀上都刻有‘殄灭丑类，尽忠王事’八个字，这是本部堂对各位的期望，也是三湘父老对各位的期望，愿它成为我全体湘勇的志向。”

曾国藩原拟发一百把腰刀，昨天夜晚临时又改变了主意，改发五十把，以此来提高身价。第一号腰刀发给谁呢？他苦苦地思索良久。论湘勇的首创之功，第一号应属罗泽南。论攻打城池的贡献，第一号应属彭玉麟。论官阶品级，第一号应属塔齐布。论劝他出山办团练之力，第一号应属郭嵩焘。论对他个人的恩情，第一号应属康福。想到德音杭布和多隆阿一先一后地到来，想到他们两人的背景，直到今天凌晨，他才把第一号腰刀的属主定下来。曾国藩在台阶上高喊：“湖南水陆提督塔齐布！”

“到！”塔布齐气宇轩昂地走上台阶，对着曾国藩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。

“训练湘勇，劳绩卓异，攻城略地，连战连捷，塔齐布乃湘勇中第一功臣。本部堂赠你第一号腰刀。”

塔齐布双手接过，雄赳赳地走下去。正在大家无限羡慕之际，彭毓橘又从木箱里拿出一把腰刀，递到曾国藩手中。

“浙江宁绍台道道员罗泽南！”

“到！”罗泽南跨上台阶，也行了一礼。

“创办乡勇，厥功甚伟，指挥作战，谋勇出众。罗泽南为湘勇德高望重之功臣。本部堂赠你第二号腰刀。”

罗泽南庄重地接过腰刀下去。

曾国藩又高声喊道：

“广东惠潮嘉道道员彭玉麟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创建水师，从无到有，纵横大江，扬我湘威。彭玉麟乃我湘勇水师众望所归之大将，本部堂赠你第三号腰刀。”

“湖北按察使胡林翼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书生从戎，鸿韬伟略，立功鄂省，英名远播。胡林翼为我湘勇陆师杰出之大将，本部堂赠你第四号腰刀。”

接着，曾国藩将腰刀依次赠给郭嵩焘、杨载福、王鑫、李续宾、李元度、李孟群、刘蓉、陈士杰、鲍超、康福、周凤山、刘松山、彭毓橘等共四十七人。阳光照在刀鞘刀把上，五光十色，绚丽夺目。有的喜不自禁地将腰刀抽出，立刻就有一股强烈的光束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旁边的人称赞着。欣赏、赞叹、艳羨、嫉妒，各种复杂的心情，在受刀者和旁观者的心中翻腾。这四十七把腰刀发下来，犹如一批火药弹投在干草堆里，顷刻劈劈啪啪，烧出腾空烈焰；又如一阵狂飙袭击海面，顿时澎澎湃湃，卷起滔天巨浪。湘勇军官们的议论嘈嘈切切，眼光热辣辣的。“多好的腰刀！”“多令人爱重的奖赏！”军官们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仿佛皇上所赐的翎顶蟒袍，都在这把腰刀面前失去了迷人的光彩。

“各位弟兄，”曾国藩浑厚的湘乡官话又响起来了，把沉浸在喜庆气氛中的湘勇军官们唤起，“本部堂打造的五十把腰刀，已发下四十七把，还剩下三把。没有得到腰刀的弟兄们，可以上台阶来自报战功。本部堂将视功业劳绩，择优奖赠。”

就像在烧得滚烫的油锅里骤然泼上一瓢水，湘勇军官队伍里开了大炸。有的在咧嘴大笑，有的在挠耳抓颈，有的在怂恿别人，有的在独自思考，有的头上汗珠直沁，有的脸色铁青，个个心里发痒，人人跃跃欲试，但却没有人敢跳上台阶。

“曾大人，你不奖我一把腰刀，我心里不服！”突然，一个愣头小伙冲出队伍，纵身一跳上了台阶。众人看时，原来是宾字营左哨哨长刘连捷。

刘连捷跳上台阶后，两腮涨得通红，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来。曾国藩十分欣赏刘连捷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，分外和气地对他说：

“你当众说说，你有哪些战功？”

刘连捷望着曾国藩赞许期待的眼光，心神安定下来，大声说：“湘潭之战，我杀了十几个长毛。岳州之仗，我缴获长毛一门大炮。武昌城破，我第三个冲进城内，杀老长毛五人、两司马一人，夺长毛黄旗十面。曾大人，凭这些战功，

我可以得腰刀吗？”

曾国藩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，高喊：“刘连捷，你是本部堂没有发现的少年英雄。有这样大的战功，如何不能得腰刀！彭毓橘拿刀来！”

刘连捷喜从天降，两眼潮润。他双膝跪下，然后两手过头，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第四十八号腰刀，再站起来，将刀抽出，对着众人在空中一扬，高叫：“殄灭丑类，尽忠王事！”最后轻轻一跃，跳进了队伍。刘连捷意外地获得一把腰刀，给那些未得到者增加了无穷勇气。随着刘连捷的双脚刚从空中落地，一双飞毛腿早已踩在台阶上。众人看时，原来是水师第一营左哨哨官宋国永。

“曾大人，这腰刀我也要一把！”

“你凭什么要？”

“打湘潭时，我一人从长毛手里夺得三只战船。打岳州时，我纵火烧掉长毛两船粮食。打武昌时，我杀死八个广西老长毛。”

宋国永正叙说着，底下一人大叫：“曾大人的腰刀当送与我！”

说话间，也纵身跳上台阶。大家看时，此人是老湘营后哨哨长张运兰。他不待曾国藩问，便自报功绩：“曾大人，我随璞山征伐野人山，杀征义堂贼匪三人。岳州城里，我率先冲进被长毛占据的知府衙门，活捉衙门里老少长毛十三口。武昌城里，又夺取长毛火药库，缴获各种武器数百件。”

突然又有人在底下大喊大叫：“若他们都可得腰刀，我王可升得不到，我要跳长江自杀！”

众人被吓了一跳，只见王可升脸色惨白地奔上台阶，气急败坏地推开宋国永和张运兰，吼道：“这腰刀是我的！”

宋国永捋起袖子，挥出拳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小子逞什么狠？老子拳头可不认人！”

王可升也摆开架势，凶煞煞地说：“老子用不着摆功，今日把你打下台阶，就是老子的功劳！”

二人正要打之时，蓦地一人如同从天降下一般，跳入二人之间，大声笑道：“二位老弟都给我下去，曾大人的腰刀我都没拿到，岂轮得到你们？”

众人看时，这人原来是水师二营前哨哨官邓翼升。他转而对台阶下的人说：“老子一人得长毛大炮五门，杀军帅、旅帅各一名，老子都得不到腰刀，谁敢得？”

四人都在台阶上摩拳擦掌，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。曾国藩喝道：“都给我

住手！”

四人都僵着。曾国藩抬头见天上远处一行大雁正由北向南飞来，立时有了主意。他对台阶下的军官们喊：“还有谁要腰刀？都上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又有三名哨长跳上台阶。等了片刻，见无人再上，曾国藩对台阶上的七个人说：“诸位都是勇敢杀贼的壮士，都可得到一把腰刀，可惜本部堂只有两把了，过去的战功都不再提，今日当着诸位兄弟的面来一试硬功夫。”

七人一听，以为是要斗打，都暗暗运气。

“彭毓橘！”曾国藩喊，“你给我拿一张好弓和七支好箭来。”

彭毓橘从后屋背出一张雕花强弓，手里拿着七支长箭。曾国藩说：“大家看天上一行大雁正结伴南行，每人一支箭，不论何人，射中者，本部堂一律赠腰刀一把。”

台阶下一片欢呼。最先上来的宋国永屏息静气，心中默默祷告完毕，“嗖”地一箭射出，却是一支空箭！“可惜！”在众人惋惜声中，宋国永知趣地走下台阶。第二箭是张运兰射的，随着箭离弦的响声，几声凄厉的雁叫传来，一只灰色大雁沉重地摔在土坪上，在众人的鼓掌声中，曾国藩将第四十九号腰刀郑重赠予张运兰。张运兰神气十足地跳下台阶。第三箭、第四箭、第五箭都是空箭，三人垂头丧气地下去了。第六箭轮到王可升。他运足气，两眼鼓起，一箭射出，又一只褐色大雁摔了下来。众人高呼。曾国藩将第五十号腰刀送给王可升。底下有人在喊：“邓翼升，不要射了，腰刀没有了！”

这邓翼升素称湘勇中的射雕手，他有意最后出手，来个后来居上，却不想张运兰、王可升的箭法也高超，将两把腰刀夺去了。他天生要强，心想：就是得不到腰刀，也难得有这样好的机会在曾大人和众人面前露一手。他不慌不忙，心平神定，放开虎腿，伸长猿臂，瞄准天上的雁群，口中喊了一声“着”，一支箭飞也似的直指蓝天而去，眨眼间又折了回来，土坪上传出沉重的“扑扑”声。大家看时，都惊呆了，原来一支箭贯穿两只大雁。近四百名军官一齐欢呼，掌声雷动。曾国藩紧紧抓住邓翼升的肩膀，激动地说：“不想今日在湘勇中复出养由基、纪昌。”

然后转过脸对全体军官说：“本部堂赠送腰刀的目的，是鼓励湘勇将士多立战功，多出英雄。今有一箭贯双雁的神射手，本部堂岂能吝一腰刀而不奖赏？彭毓橘，你明日再去打造一把好腰刀，本部堂要亲自给今日养由基赠刀！”

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

第二天午后，曾国华带领在湘乡招募的五百勇丁来到武昌。曾国藩见到这个出抚给叔父的六弟，心中很是高兴。四个弟弟，他认为最有出息的便是这个为人倜傥雄奇的六弟。国华告诉大哥：九弟因妻子临产，过两个月再来，要大哥在攻打江宁时，给他留个立功的机会；又说满弟被裁回家心情抑郁，得知武昌大捷后，更为自己羞愧。国藩听后哈哈大笑。他一一问了家中情况，知老父康健，儿子读书用功，甚是放心。国华捎来两封信，一封是左宗棠的，一封是骆秉章的。攻下武昌，曾国藩向朝廷保奏出力官员，没有忘记在长沙的左宗棠的功劳，特地给他保了一个知府衔，赏戴花翎。他想左宗棠此信必定对老朋友的厚意会有所表示，谁知抖开信一看，却大出意外。左宗棠在几句寒暄后，写道：

吾非山人，亦非经纶之手，自前年至今，两次窃预保奏，过其所期。来示谓以蓝顶花翎尊武侯，大非相处之道。此次克复武昌，吾相距七百余里，未尝有一日汗马功劳，又未尝偶参帷幄计议，何处以己？何以服人？方望溪与友论出处，“天不欲废吾道，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，何必假史局以起？”此言即是。吾欲做官，则同州直隶州亦官矣，必知府而后为官耶？且鄙人二十年来，所尝留心自信可称职者，唯督抚而已。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，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，既不当武侯之意，而令此武侯为讪笑。特将蓝顶花翎原璧奉还。

曾国藩览毕微笑说：“人说季高可大授而不可小知，可用人而不可为人所用，果然不错。”又问弟弟，“季高近来得意吗？”

“我在长沙听官场上说，湖南只知左师爷，不知骆中丞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

国华笑笑说：“有人讲了个故事：有天骆中丞在签押房办事，听衙门外三声炮响，惊问何故。仆人答：‘左师爷正拜折。’骆中丞先是吃一惊，随即平静地说：‘到左师爷那里拿底稿来给我看看。’骆中丞不过右副都御史的衔，

季高现在被人称为左都御史了。”

曾国藩大笑：“这样的师爷，历史上怕找不出第二个，难怪他不受知府顶翎。”

国华说：“骆中丞这个巡抚也做得太可怜了。若是我，哪怕他左宗棠真有诸葛亮之才，我也不能让他爬到我的头上。”

“骆籛门也是没有办法，又无做巡抚的才干，又要恋栈，就只得听季高的了。”曾国藩说着再拿起骆秉章的信来看。信中说湖南匪乱又起，四境不得安宁，若有可能，请借一营劲旅回湘剿匪安民。曾国藩问：“省里会匪又起了？”

“天地会、征义堂、串子会、半边钱会、一股香会都在闹，骆中丞一天到晚如坐水火之中。”国华答道，“据说串子会拟攻长沙，声称要为林明光报仇。”

“看来林明光真是串子会的人，关站笼不冤枉。”

“林明光其实不是串子会的人，串子会是借机与官府作对。”

停了一会，曾国藩问六弟：“县里还安静吗？最近有何新闻？”

“哦，真的，大哥不问起，我倒忘记告诉你一桩事。”国华将凳子移动一步，靠近大哥身边小声说，“我来的前两天，听说璞山在家的两个弟弟开琳、开化也在乡里招募勇丁，说是奉令组建两营人马来大营效力。”

曾国藩一惊，说：“奉谁的令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国华压低声音说：“我看璞山这人有野心，他是想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大哥，你可不能做骆籛门，让璞山做起左老三来了。”

曾国藩蹙紧眉头，沉默不语。国华见大哥心中不快，后悔这句话说得过分了。他有意转换话题：“大哥，我一向只知读书作文，从未带过勇，以后还请大哥多多指教。”

“带勇之法，”曾国藩想了想说，“为兄这两年来体会是，以体察人才为第一，整顿营规，讲求战守尚在次之。制胜之道，有的人归结在使用坚船利炮，其实，在人而不在器。故你最要紧的，不是在多添刀炮马匹，而在于慎选哨官哨长。”

曾国华为人眼界甚高，平日里只服自己的这个大哥，别人都不放在眼里。此刻他知道大哥是在给他传授真正的学问，便恭恭敬敬地端坐聆听。

“选择哨官哨长，主要在实心办事，有忠义血性；其次在能吃苦，号令严明，有智谋。此中尤以实心办事最为重要。实心，就是真心实肠，朴实稳当，

这是第一义。至于算路程之远近，算粮草之余缺，算彼己之强弱，都是第二义了。这也就是德和才之间的关系。德才兼备最好，二者不可兼得，宁可用才低点而德好的人，决不可用才高德薄之人。”

国华点头称是。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，又说：“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。人才靠奖励而出。大凡中等之才，奖率鼓励，便可望成大器；若一味贬斥不用，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。对待部属，大哥有两句话，望弟切记。”

国华望着大哥，诚恳地说：“请大哥赐教。”

“这两句话是：扬善于公庭，规过于私室。”

国华点点头，轻轻地重复一遍。

曾国藩又说：“我明天给你派几个好哨官，日后要靠你自己慎选帮手。”

兄弟二人正说话间，王鑫进来了。国华与王鑫相见，甚是亲密，互道思念之情。王鑫对国藩说：“昨天涂师亲授腰刀，在二万湘勇中影响甚为剧烈。得腰刀者，莫不感激涂师知遇之恩，发誓要跟着涂师，万死不辞。没有得到的，不少人找到我，要我稟请涂师再打造五十把，他们要凭战功来获取。”

曾国藩捋着长须，开怀大笑：“好！看在璞山的面上，再打造五十把。”

王鑫很得意，说：“听说日内即将整师东下，自古战胜攻取，靠的是奇谋妙策。学生现有一奇策，不知可用否？”

曾国藩说：“璞山有何妙计，尽管说。”

“据情报，长毛伪燕王秦日纲收集武昌溃卒，在蕲州至田家镇一带设下防线，其企图在阻我长江水师。蕲州至田家镇地形险峻，敌人已重兵把守，胜负难卜。长毛伪翼王现据九江。九江兵力已溯江而上，城内必然空虚。我军不如暂不惊动田家镇之贼，而出奇兵突袭九江。九江危急，则贼之人马必回援。那时，我水陆大军将顺利冲破蕲州、田家镇，会师于九江城下。若此策可行，学生愿率五千人马星夜奔驰江西，擒石达开于九江。”王鑫一番话说得气概昂扬。

曾国藩一边捋着胡须，一边微闭着双眼在认真地听。他不以王鑫此策为然。待到王鑫说完，他缓缓地说：“用兵打仗，虽常有奇策，但只可偶尔用之，不可倚为根本。稳当平实者，常操胜券。璞山刚才所说的，名为围魏救赵，实乃越寨进攻。依我看，把握不大。”

王鑫满腔热情，遇到的却是一盆冷水，心中颇为不快，但他不甘心放弃，想用前代成功的战例来说服曾国藩：“涂师，越寨进攻，古来多有成例。宋明

帝泰始二年，晋安王子勋作乱。官军与乱军相持于浓湖，久未决。时官军在下游赭圻，乱军袁凯在上游浓湖，另一将刘胡又在上游鹤尾。官军龙骧将军张兴世越浓湖而攻鹤尾，最后鹤尾、浓湖二处相继而溃。当时情形，与今日颇相似。”

王鑫不愧罗泽南的头号高足，书读得很好，此时引用这个战例也十分恰当。对这一点，曾国藩暗中赞赏，但这种赞赏，他只藏在心里，不愿表露出来。他不正面回答王鑫的挑战，而讲出一个相反的战例：“陈文帝天嘉元年，王琳屯长江西岸之栅口，侯瑱屯长江东岸之芜湖。王琳越侯瑱直趋建康，侯瑱出芜湖尾随其后。时西南风急，王琳掷火烧侯瑱船，结果皆反烧己船。侯瑱发滕艚以击之，琳军大败。此越寨进攻失败之例。”

王鑫辩解：“此乃王琳无才，西南风起，岂能再用火烧尾后之船！”

曾国藩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我问你，九江空虚，你有无确报？石达开乃贼中梟雄，你五千兵何能使九江惊慌？倘若田镇之兵并不回援，非但不能调虎离山，反而分散我军兵力。且三路进兵已成定局，不便再行更改。”

王鑫听了很不是滋味，他知道再说也是空的，便问：“请问三路人马如何布置？”

曾国藩说：“北路由多隆阿、桂明统率，沿河口、杨逻、巴河、兰溪、茅山镇东下，驻扎蕲州；南路塔智亭任统领，罗山、迪庵、春霆为分统领，由纸坊南下至山坡，再转向东，由金牛堡、大冶方向向江边靠拢；中路水师雪琴为统领，厚庵、鹤人（李孟群字）为分统，沿江东下。三路大军在蕲州会合。润芝新授湖北臬司，守土为其责任，则镇守武昌，不随军出发。”

王鑫听说鲍超都当了分统，却没有自己的份，老大不快。其实，鲍超这个分统，本是王鑫的，只是刚才听了国华的话后，才临时改变主意。曾国藩决不能容忍有人背着他在湘勇中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。他原本极喜王鑫的才能，野人山一仗后，更器重王鑫了。但后来，曾国藩发现王鑫越来越心高气傲起来，常常自作主张，隐然以湘勇首脑自居。特别是初到衡州时写招牌一事，使曾国藩很长时间心中不安。今天听到六弟说的情况后，便断然决定，撤掉他的分统一职，派他回长沙去。曾国藩见王鑫闷坐不语，便换上笑脸，显出一副极信任的姿态，对他说：“璞山，这是温甫刚带来的骆中丞的信，你先看看。”

王鑫接过信，边看边想：既然涤师不信任我，我何不借此机会回湖南去。天下纷乱，哪里不可冒头，何必一定要在某人手下受气？